

冯志军校友访谈（1965级）

受访者

1973年毕业后进入外交部，先后在外交部干部司和非洲司工作，曾外派中国驻黎巴嫩、叙利亚、布基纳法索、尼日尔和布隆迪使馆工作，退休前是布隆迪大使。退休后，任外交部老外交官诗社副社长兼秘书长、外交部老外交官笔会会员、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成员，多次受邀返校参加北外学生活动。在职期间曾翻译出版《风流女皇》《动物趣闻》《一号囚徒》等著作。

采访者

卞艺文

您是1965年进入北外法语系的。那您当时是怎么与法语结缘的呢？

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北外主要在大城市（江浙一带）招生。1964年第一次在陕西招生，1965年开始在甘肃招生。我1965年中学毕业，选择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其实老师不大看好。因为北外招生要求比较高，要有流利的外语表达交流能力，可我想试一试。当时中学里教的是俄语，我听老师讲英语比较容易自学，所以我就选择了法语。到了北外才发现法语比较难。据说我们当时采用的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，主要锻炼听说能力。最初并没有教材，主要是外国教师口头教学，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有讲义，1966年第二学期才有教材。教学方式的改革对听说能力的培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从1966年至1970年下放到湖北干校，这段时间我们中止了外语的学习，那时北外是5年学制。1970年全国的大学生基本上都分配了工作，只有北外和二外的学生没有分配工作。当时北外由外交部直辖，外交部向总理请示：因64级和65级学生没有学到真正的外语，建议让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可以到当地的学校教外语。总理对此批示“鼠目寸光”，总理的考量是中国很快进入联合国，需要大量外语人才，他认为64级和65级的学生素质不错，因为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工农兵子弟，他让我们（64、65级学生）回炉再学，大有用处。

在干校里，我们主要是种地。根据总理指示，当时还要盖学校。我们既要种地也要盖房子，由来自北京第六建筑公司的工人师傅组成的工宣队（工人宣传队）设计房屋并指导。我们需要从别处挑砖，我每次挑40多块砖，一块砖大概3斤。工作之余，按照总理的指示，我们开始抽出时间学习外语。1971年8月份我们回到北京，不到一年时间的再学习我们进步很大。我举两个例子：1972年有几内亚学员到河南郑州的炮校学习，需要翻译。我们班17个人被派到郑州炮校，参与翻译工作，主要是把教材翻译成法语，老师上课时我们现场交传。3个月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。当时北外资料室有一部老师编纂的汉法词汇选编，涉及军事，我们也受益于此。第二个例子是纪录片厂邀请64级和65级的两位同学参与片子的译制。65级的那位同学后来受到商务部的重用，他最初给前商务部部长李强做翻译，而李强曾在法国留过学，对那位同学流利的法语很欣赏。后来李强又派那位同学到法国再学习一年，之后那位同学任海关司司长，最后任海南省副省长。

长。另外一位同学分配到水电部工作，部长接见外宾都由她来做翻译。1973年毕业后，我到外交部办公室做涉外工作，之后我给参赞做翻译。虽然在北外学习时间不长，中间又空了那么长时间，但是因为大家都很努力，基础又打得牢。我觉得大家的法语还是很好的。

采访人接：您学习法语的经历真是一波三折，中断了几年，又重新捡起来。但最后1973年您才到外交部工作。

冯志军大使：其实1972年就应当分配工作。当时北外的军选队是8341部队。但8341部队和学校有一些分歧和意见，拖了将近半年，到1973年2月份才分配工作。四五月我就到黎巴嫩使馆工作了。

您当时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？

学校里休闲活动比较少，干校里会有演唱之类的节目。在学校里学习比较紧张，只有礼拜天一天休息时间。

您的很多著作是在职期间发表的，包括1983年出版的《风流女皇》、1986年出版的《动物趣闻》，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，有什么特殊的缘由吗？

1978年我从叙利亚使馆回国后，被分配到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。我负责给意大利的记者做翻译，他从朝鲜采访回来后，拿给我一本书 *Catherine, la grande*。我翻译了30页拿给他看，他看我翻译得不错，就让我把书翻译完。从1982年到1983年四五月份我把这本书翻译完成。其实我当时用的是《叶卡特琳娜大帝》这个书名，但出版社那边觉得《风流女皇》这个名字有利于书籍的销售，最后就采用了《风流女皇》这个书名。大概1983年12月份这本书就发行了。之后的《动物趣闻》原书是法语系的佟毓文老师从加拿大带回来的。我看这本书挺有趣的，后来我们两人共同翻译了这本书。我在服务司工作的时候有时间翻译书，但之后1986年我到国外使馆工作，回来后到干部司工作，因为工作忙碌我并没有时间来翻译，所以就没再出版书。其实后来我在非洲司也翻译过书，但这些都是内部资料，没有发表。

您中间那段忙碌期应当是在外派。您曾在中国驻黎巴嫩、叙利亚、布隆迪等使馆工作过。我发现您驻外的这些国家局势都挺复杂。尤其是2002年到2003年11月，布隆迪内战殃及我使馆，使馆顶层被炸出一个大洞。当时您是怎么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的？

1993年布隆迪开始民主选举，当时主要有两派：胡图族和图西族。胡图族人多，最后由胡图族的人上台，图西族人布约亚下台。但新任总统操之过急，上任一两个月就开始调整军队职位。他上任3个月，军队的一些人就发动政变，这位总统在政变中死亡。在坦桑尼亚等邻国的协商下，图西族、胡图族还有胡图族在山上的游击队达成三方协议，从2001年11月份开始3年过渡期。前18个月由图西族人布约亚担任总统，后18个月由胡图族人任总统。2003年11月份，当时还未下山的游击队向总统府发射迫击炮，使馆办公室在总统府隔壁，顶层被殃及炸了一个大洞。那天我6点多到的办公室，发现参赞的办公室顶上被炸了大洞。我们和布隆迪国防部联系了解情况后，立刻向国内报告。国内很重视，外交部有关人员询问是否需要撤走使馆。我在接受国内记者采访时表示不需要向国内撤回使馆人员，一是此次办公室被炸事件是意外，二是原办公室的地理位置不错，气候环境很好。我向国内建议，不需要撤回使馆，其他国家的使馆也曾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们没有撤走，我们也不能撤。我建议国内尽快派人来设计改造使馆。我们在前线，比较了解情况，需要拿出正确的意见。国内采纳了我们的意见。实践证明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

反政府武装2003年底下山后将武器交给政府。由于没有经费，他们很多人生病打摆子的时候就来找我们。我从使馆专用资金中拿了一部分赠送给他们采购药品，他们非常感激。2003年底我建议中联部派出访问团，后来非洲司领导带领访问团来到布隆迪访问，之后中联部又邀请反政府武装派学员到中国学习。2005年大选时，法国、美国、比利时这些国家分析胡图族很可能获胜。而经过走访调查后，我认为布隆迪反政府武装力量更有胜算，原因有3点，第一点是虽然胡图族人数多，但这个总统不受百姓支持。布隆迪记者询问总统自己建造房子的钱的来源，总统反问：“难道你很希望我们的总统是很穷的总统吗？”记者和老百姓都对这个回答不满意。第二点是反政府武装下山后一部分人加入政府军。第三点是反政府武装的一些将军加入正规部队，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权。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当选总统后进入政府机构，政府分配给他一套公寓，房子里的电视、空调、冰箱都是我们从国内采购来送给他的，所以他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。下山后他告诉我们他们学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，打不过就跑。他对中国十分友好。

还有一件事是华为进入布隆迪市场。华为和中兴在肯尼亚设有分部。华为的负责人找到我，表达了想打开布隆迪市场的意愿。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都想打入布隆迪市场，经过我的调解，中兴离开布隆迪到卢旺达去开发市场。但华为打入布隆迪市场也很难，因为当时法国在布隆迪的影响很大，很多部长不同意华为进入布隆迪市场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建议华为邀请布隆迪邮电部长等官员到中国华为公司实地考察。他们发现华为的技术很先进，再加上报价又低，我又做了他们的工作，最后华为得以进入布隆迪市场。华为最初派出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布隆迪那边还有些担心，最后工程完成的时候，效果很好，他们都很服气。后来法国也和华为合作，华为就拿下了布隆迪市场。只要把情况掌握得好就可以。布隆迪内战10年，只有我们中国的一家公路公司和3支医疗队没有撤走。公路公司承包了一个项目，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威胁过他们。由此可以看出布隆迪反政府武装和我们的关系很好，之后在很多问题上也支持中国。

您前面讲到布隆迪内战殃及我使馆，您是早上6点钟发现的。那天晚上您是怎么度过的？

使馆和办公室是分开的。我们都习惯炮声了。发现情况后，我就致电询问布隆迪国防部部长。我们的医疗队到山上去都是由国防部部长派卫兵护送。

您外派的地方战火不断，包括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听到炮火声。人们总觉得武装冲突离自己挺远，不知道您初次经历这种武装事件是怎样的感受？

黎巴嫩1975年底开始发生战乱。当时中国驻黎巴嫩使馆比较高，有八层楼。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内部发生冲突。有一天晚上，几个亲阿拉法特的武装人员来到使馆，一梭子子弹就把大门打穿。他们没办法通过电梯上楼，就敲门。为什么他们想进入我们使馆呢？因为我们使馆地势比较高，他们想抢占高地。办公室主任出面对他们说，这里是中国大使馆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这些武装人员遂在一层静坐。当时使馆不少人挪到地下室睡觉，办公室主任要我到机要室帮助他们销毁机密文件。我到机要室后，机要人员告诉我，他们已处置完毕。第二天上午，武装分子请示了他们的领导后，撤离使馆。此后，我们的工作全面停止，大家轮流值班，也不能外出采购物品，全靠从香港采购的罐头凑合。我们向国内建议精简人员，留下一部分人，大部分人撤回。国内采纳了我们的建议。所以说，我是经历过这种场面的。

采访人接：您去之前也一定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
冯志军大使：对，很多人认为外交官到国外都是灯红酒绿的。其实好多国家都有危险存在，尤其是非洲国家。我到过尼日尔，尼日尔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，布基纳法索也发生过军事政变。我去过5个国家，除了叙利亚，其他的都发生过政变。经历过这些之后，我就不太害怕炮火声了。

您在外交工作中有没有感到受到北外教育的一些影响？

北外的德育工作抓得很牢。搞外交工作的要有个底线。因为到外面去，你是代表国家的。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。2005年开大使会议时，外交部部长很自豪。因为我们国家的大使没有一人叛国或者泄露情报。我觉得德育是最重要的一点。

咱们北外有很多学生向往成为一名外交官。您认为在大学期间，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？

近些年学院课程设置有了很大变化，这为学生提供了很多选择。比方说有人想成为高翻，通过一年级、二年级的学习就可以看出就业方向，在之后的课程选择上可能就会有所倾斜，到三、四年级要在业务方面加强学习。比如说做外交方向的工作，需要对国际形势有所了解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工作，做的都是两个国家间的工作，有的是做多边工作，有的是做地区工作。在前线要向国内写报告，写不出东西或者找不到要点都是不行的。另外在文字上也要下一些功夫。向国内写报告要简洁明了，把问题讲明白，给出解决办法，要有分析能力，要会总结。这样无论是在国内工作还是在驻外使馆工作，你都可以胜任，虽然国内、国外工作任务不完全一样。

您刚刚讲到很多对我们后辈的建议。看得出，您确实对后辈的成长很重视。学校网站上有 多次关于您返校参与学生活动的报道。那么在您看来，近几年的北外和您当时上学的北外 相比有哪些变化？

课程设置都很好，学生接触到的都很多。现在有很多途径学习法语，像电视、报纸等等。

您是一直都喜爱诗歌创作，还是退休后才开始有了这一爱好？

学生时期我就喜欢写点儿东西，但只是略知一二。现在我加入老外交官诗社

已经8年了，取得了一些进步。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，我的一首词获得了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一次大赛的一等奖。最近我参加了“诗与远方”诗词大赛，我的一首词也获得了一等奖。

寄语

不求闻达未蹉跎，桃李满门硕果多。黉校渐臻前路阔，贤才辈出后生歌。